

文脉绵延

昆亭美

□姚远 文/摄



一群群候鸟向北迁徙途中，栖息于昆亭村前这片蓝色海湾时，春天就到了。
春天，是昆亭村最美的季节。

样一副对联：“座圣山祀宋濂后人仰百世，临峙水兴昆亭刘族馨千秋。”据此推断，圣山庙主要是为祭祀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而建。

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文中，追忆他年少求学的艰苦经历，这激励了当时许多寒门学子勤奋苦学，以实现古代读书人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宏愿。

二三十年前，我在昆亭工作，圣山庙就在学校对面路边。路上每有车子经过，就会扬起漫天灰尘，斑斑驳驳的庙门是终日关闭的。秋天的黄昏，落日余晖漫过昆亭大岭上飘曳的苇草，最后便落在暗沉的圣山庙。夕阳下沉，暮色四起，山野阒寂，让整个昆亭山岙更显清冷与苍茫。

今天，如果你路过昆亭，一定要去圣山庙看看，那庙门前高高的大红灯笼，那气势逼人的飞檐斗拱，那图案绮丽的雕梁画栋，那色彩炫目的戏台楹柱……戏台正中上方是金碧辉煌的中央藻井，午后阳光朗照下，整座戏台熠熠生辉，光彩夺目，令人赞叹。

今天，盛装出镜的圣山庙，亮堂了整个昆亭山岙。

三

文脉绵延古风存，昆亭村可以说是全北仑的“秀才村”。

昆亭历来重视教育，尊师重教之风蔚然。很多读书人最后又都成了教书人，薪火相传，书香永馨。如果说，明代的宋濂激励了东阳后辈的读书人，那么晚清昆亭文人刘慈孚就是当地读书人的典范。

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绝不能没有读书人，他们是文化的传承者。

那个春日午后，我重访了昆亭刘慈孚故居。

刘慈孚，是昆亭晚清文化名人，号午亭，又号云闲子。他自幼熟读诗书，博学多才，当时人称誉他为“蛟川后起之秀”。其诗自然本真，其人质朴刚正，其心悲天悯人。刘慈孚著有

《云闲诗草》《耆旧诗拾遗》和《四明人鉴》（刘慈孚撰文，虞琴画）。

上刘社东 112 号的刘慈孚故居，是一幢古朴的晚清木结构老房子。沿着故居外墙走一圈，透过墙上镂空的石窗棂，可望见庭院里修竹摇曳，草木葳蕤，满园生机。那一刻，蓬勃的春意似乎就要破墙而出。

迈入故居厅堂，抬头见一横匾，上书“三益堂”三字，笔力苍劲，字体隽逸，这是刘慈孚的祖堂名。故居厅堂正中对联：“人品若山极崇峻，情怀与水同清幽。”这是刘慈孚一生的高度写照，赞颂他既有读书人如水的高洁情怀，又有乡贤如山的刚毅品格。

昆亭山水孕育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布衣诗人，家乡的山水完全融入了诗人的生命，最后诗人自己也化成了那片山水。

故居墙上有《大岭观潮》诗：“两峰高处着涛头，濯足真临万里流。雪阵银山浑莫际，晶盘遥托紫金球。”诗人伫立昆亭大岭之上，远望海上浪潮从天际而来，那排山倒海之势，蔚为壮观，如雪阵银山，托举着海上明月缓缓升起……

四

昆亭历来不缺读书人，也不缺教书人。

犹记当年，我翻越昆亭大岭去工作的情景。当时昆亭中学的校长是刘明祥老师，大家都称他为明校长（因昆亭本地教师几乎都姓刘，为便于区分，一般都以其姓名的第二字称之）。他告诉我：“这里是风水宝地，是出读书人的地方。”所谓风水宝地，我想，最重要的是历史传承中的良好民风。

刘明祥校长是一名知青，老家就在昆亭桂池。他个性耿直，敬业爱生，是一位特别受同事、家长和学生敬重的好校长。有学生曾告诉我：“当年如果没有明校长放弃休息时间，帮我辅导功课，就没有今天的我！”这一届学生后来很多都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，正如那首

熟悉的歌所唱：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！”

两年前那个冬天的清晨，我们送别了明校长，千山万水，万水千山，目送敬重的师长一路远行……那天原本是他的生日。

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

五

春日晴空，山岭寂静，我重走昆亭大岭。

山岭蜿蜒，道旁多树，一棵棵春天的树，摇曳着生命的绿意。昆亭大岭上最高处原有凉亭，是清嘉庆十七年乡人捐资所建。其亭柱上有对联云：“高峰常带烟霞古，荒径重开气象新。”烟霞弥漫山峰，古意盎然；荒岭新建亭子，气象万新。

如今这凉亭已改建成一座红墙山庙，是村民祈福之地。

1994 年 12 月昆亭岭隧道建成后，昆亭人进出就不用再翻山越岭了，今天的昆亭大岭，因此行人甚是稀少，但怀旧的人还是会去走走昆亭大岭，看看岭上的那些树木。我迎着拂面的春风，走着走着，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……原来，人最丢不下的就是过往的岁月。

因为，高山如父，江河如母。

六

昆亭大岭溪，就是昆亭的母亲河。《乾隆志》记载：“昆亭大岭溪，溪水发源瑞岩山，过圣山桥，东抵蜈蚣山之右福泉……出施人桥，东入于海。”昆亭大岭溪，如遇多雨的春夏，山水汇聚，奔腾而下，穿越昆亭，向海前去。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
那天，昆亭大岭溪流经处，由山顶到山腰，红艳艳的杜鹃花开成了整个春天；从村头到村尾，金灿灿的油菜花浪漫成了田园诗……那高低错落的村舍，那明朝的澜瑞桥，那蓄满古意的照池水，那远逝的烽烟、暗淡的刀光剑影，依然是昆亭豪城的方刚血气……

这一切，都渐渐泛滥成这个春天最灵动的昆亭风景。

大岭溪流潺潺，山村文脉绵绵，这独属昆亭的清音，已绵延了八百年。



昆亭村，现属北仑区春晓街道，而它在 1992 年 5 月前是一个独立的乡，之后先后并入柴桥镇、春晓镇。现昆亭成了一个大村，原来那些村被称为“社”。从昆亭吞往大海的方向走，依次有上车门社、上刘社、邹溪社、燕湾社和桂池社。

昆亭近海处，以前有万亩泥涂，当时很多村民都去赶海讨生活——捉蛏子、抓螃蟹、拾泥螺等。跋泥涂是件极艰苦的体力活，弯腰同时还不时挪动双脚，这样的苦活极考验人的意志。虽说滩涂上的泥螺老实，可蛏子就不太好对付啦，你手指一触碰它，其触须就条件反射般倏地钻入泥中……当然，这也难不倒吃苦耐劳的昆亭人。

晚霞映天，海风扑面，满载而归时，那份喜悦写在赶海人古铜色的脸上。每次下泥涂，赶海人总有不少收获。

最近昆亭大岙山上盛放的杜鹃花成了最美的风景线。静静的山岙，因为那些前来登山赏花的旅友而热闹起来。

年年春天，岁岁花开。我不知大岙山上那些杜鹃花绽放了多少年？

二

查阅民国《镇海县志》，得知昆亭之名源于此地的昆山和亭山。依山面海的昆亭古村，有着 800 年的悠久历史。相传南宋天祥公后人——昆亭刘氏始祖传集公，如《桃花源记》中“避秦人”的先祖来桃花源那样，元朝至元二十一年（公元 1284 年），他在深山岙昆亭隐居起来。天祥公坚守民族气节，不满也不从刘整叛逆投敌蒙军的行为，为避杀戮，悄然走之，不幸遭人谗害。

这段历史渊源，让我对昆亭古村肃然起敬。

昆亭村的圣山庙，历史悠久，建筑古朴，始建年代已无法考证。庙内楹柱上，镌刻着这